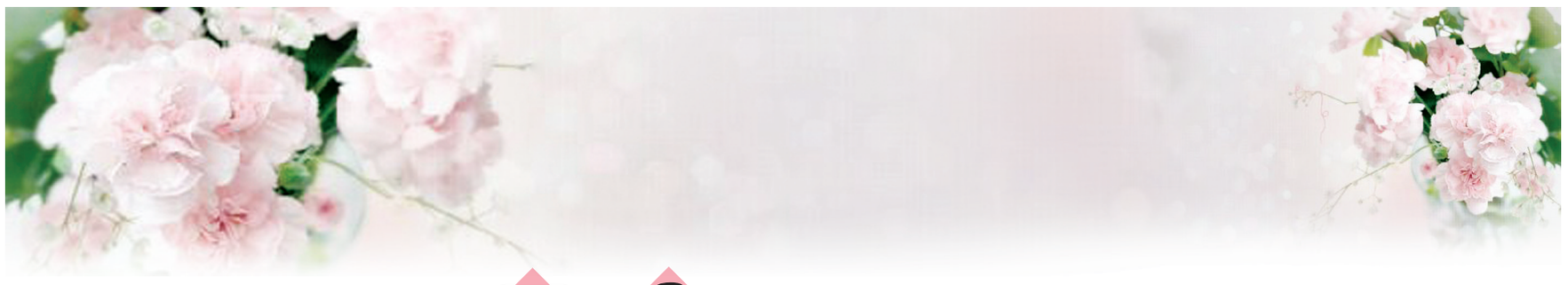


母亲做的棉袄

□张云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前几天雨水过后，冷风乍起，气温骤降，虽然加了衣服，但走在路上还是感觉很冷，看来，冬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在这个渐渐变冷的冬季里，不禁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为我们做的棉袄，那穿在身上是舒服又暖和，伴着这思绪一股暖流便涌上心头……

过去，在农村到了冬季，似乎每个家庭、每位母亲都提前把一家老小过冬的棉袄、棉裤套好缝好。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要想穿件新衣服很难，棉衣棉裤，几乎都是大孩子穿小了，再传下一个穿，衣服裤子都是洗了一次又一次，直到再也不能穿为止！不过，我是家中的老小，偶尔也能穿上新棉衣。那时候，我们每年过冬的棉袄都是母亲在夜晚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缝缝补补赶制出来的。

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快细心的人。记得，每年到了深秋的时候，就早早把我们的棉衣拆洗干净，然后一针一线地缝好。棉袄袖子短了，就加块鞘，棉裤短了再接一点裤腿，棉花旧了或是破了洞，母亲再给絮上新棉花。

小时候，晚上没有事时，最大的乐趣就是趴在床边一边写作业一边看母亲做棉袄。母亲把棉布铺在床上，用一把木尺子按在棉布上，用土块比着在布上勾画着各种曲线、弧形，画好后，便用剪刀沿着画好的线剪成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布片，摆放在固定位置上。在布上均匀地铺上棉花，用针线将内衬同外面的棉布固定好后，最后再用针线组合在一起，各个部件制作完成后，再组装起来。母亲还时不时的让我站起来比量比量棉衣做的合适不合适，也就是两三个晚上的功夫母亲就能把一件棉衣做好。母亲做的棉袄很合身，絮的棉花都很厚实，穿在身上十分暖和。密密麻麻的针脚走的十分密实，连同那颗慈母的牵挂，也缝进了棉袄里。

天气一冷，母亲就嘱咐我们穿上棉衣，还经常给我们说：“千层单不如一层棉，穿上棉衣才暖和”。记得那时候我会及时穿小棉袄，可是棉裤却迟迟不愿意穿，因为穿上棉裤腿打个弯都很别扭，玩耍起来也很不方便。我每次都是到了冰天雪地，冷的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穿上棉裤，刚穿的时候有点不得劲，不过穿上几天就好了，母亲总是责备我不听话。穿上母亲做的棉袄、棉裤后，无论在学校读书还是在村里玩耍，一点也感觉不到冷了。

那时的冬季雪下得很大，很厚，不像现在。对于我们这些毛头半大小子来说，村头河里滑冰和村旁山脚下玩雪这两项活动即使在寒冷的季节里依然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小伙伴们每个人两个鼻孔下拖着两条清鼻涕，几乎又都会一个个无一例外地抬起胳膊，用袄袖口擦去妨碍自己的鼻涕，全然不顾母亲拆洗的辛劳。后来，生活条件稍微好些的时候，母亲给我们买来布，做了外套，配在棉袄棉裤外面穿，脏了随时脱了洗洗很方便。

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和那个年代已是今非昔比，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到冬天，保暖内衣、毛衣毛裤、羽绒服、防寒服等等都装备一身，很少有人再会去穿母亲手工缝制的棉袄了。但是童年时代，母亲一针一线做的棉袄总是另我难以忘怀，那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岁月的更替代替不了对过去的怀念，时时还是会想起小时候母亲缝制的粗布棉袄，记起那包含着母亲浓浓牵挂的整齐、密实的针脚，一排排，串联着母亲对儿女的真爱。

（作者系台儿庄区文学爱好者）

父亲的军人情结

□雪里梅

我的父亲七旬过半，耳聪目明，脑子灵活，身体康健，说起话来高声大嗓，走起路来脚底生风，这要得益于他的军人经历。

父亲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转业后在一家大型工厂做技术员工作。他性格憨厚，为人谦和，只懂一心劳作，不会和人争宠。偏他又是个单位里的“多面手”，水电焊、管工、瓦工之类的有技术难度的活计样样都会，时间久了，人送绰号"能人张"。因此，父亲年年被评为车间里的“先进生产者”。

为了工作，父亲近乎达到“痴迷”的程度，以至于耽误了个人的终身大事，直到32岁那年的秋天，才不得不在爷爷的命令下，回到老家与小他8岁的母亲成了家。父母婚后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我长到10岁，还不能记起父亲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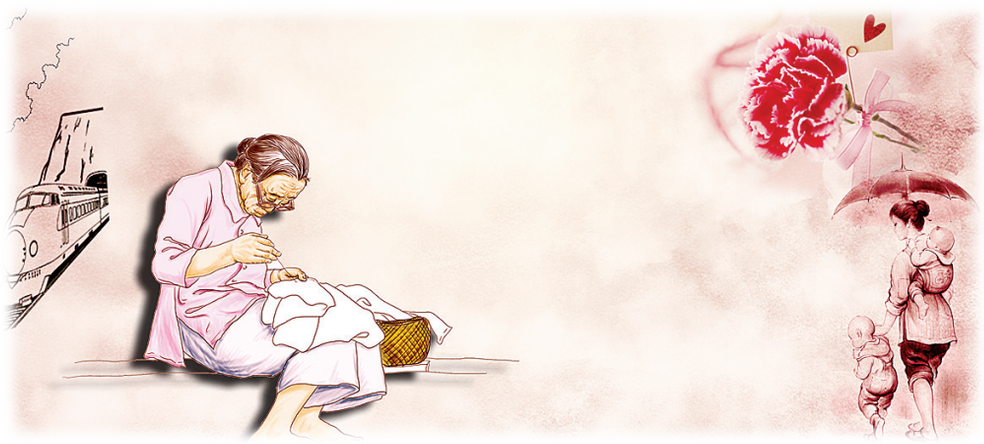
父亲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才调到家乡工作。那时，爷爷已经过世，奶奶双目失明，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压得年轻的母亲过早地患上了心脏病。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放弃大都市的生活，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普通的铁路扳道员。大家都为父亲惋惜，但父亲却很知足，在他看来，军人就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地政府看好他，并为他安置一份工作已算照顾，是不能讲条件的。父亲仍如从前一样务实工作，照旧每天早来晚走，做事勤快，不计报酬，并经常在节假日主动替年轻人值班，让他们回家团聚。父亲在铁道边敲敲打打，一干就是18年，工作中从未出现过差错。

退休后的父亲和我们一同在城市里居住，上了年岁的他并不寂寞，自发地管起小区的“闲事”来。父亲的眼睛里总有活计，白天捡捡垃圾除除草，晚上遛弯时还不忘提醒邻居大妈锁好楼门，遇到哪块方砖活动、哪棵小树要死，他都及时向物业部门反映，并协同管理人员处理。父亲的做法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他也一直乐此不疲地为大家服务着。

而今，父亲年岁大了，生活却极有规律，每天照旧早睡早起，听听评书，看看新闻，偶尔也会凑到几个下象棋的老头那看看热闹。父亲开始明显恋旧，拒绝穿新衣，总喜欢穿着那身从部队带回的草绿色旧军装遛弯；喝水的杯子一直使用那只白色铁制的大茶缸，封面上印制的“先进生产者”五个红色大字已经斑驳不清，他却固执地舍不得丢弃。

有人说，“老年人是靠回忆过日子的”，这话用在父亲身上一点儿不假。对于父亲的某些举动，我们并不觉得好笑，反倒认作是可敬的事，因为那些都是他一生中最美的回忆。

（作者系重庆市文学爱好者）



母亲的手

□陈树庆

从小到大，从没有注意过母亲的手，周日在家休班，母亲坐在沙发上与我闲聊。忽然，她找来一把剪刀，要我帮她剪手指甲。我望着那把剪刀，还有她那期待而又慈祥的目光，略为迟疑，然后拿出我的指甲刀，说：“大剪刀我不习惯用，就用我的指甲刀吧。”母亲看后笑着说：“这指甲刀怕剪不动吧，我的手指甲又老又硬。”我自信地说：“没问题。”于是，我拿个板凳，坐在母亲面前，捧住母亲伸过来的手。

望着母亲的手，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袭上心头。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端详母亲这双手，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她老人家剪指甲。抚摸着母亲那双饱经风霜的手，粗糙、无肉、瘦小，手指略微变形，伸展不直，关节粗大，一根根血管凸起，皮肤完全贴在手背上，一阵酸楚悄然涌上心头，泪水迷茫了双眼。

母亲的手是一双灵巧的手。母亲没有学过裁缝，却为家人缝制出各式各样合体的衣服。那时还没有缝纫机，一家人的衣服鞋子全靠母亲一双手缝制。多少个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着全家人的衣服。做出的衣服总是有模有样，针脚细密、平整，做工精致、结实，让人看着美观，穿着舒适。赢得了村里大人小孩的羡慕，村里的闺女媳妇都喜欢拿着布料让母亲剪裁。

母亲的手是一双勤劳的手。在那过去的岁月里，母亲曾经是棒劳力，各种重劳力的活她都干过，逢秋过麦，场院里的营生，她拾得起，放得下，权箆、扫帚扬场、簸箕箕，她都是好样儿的。为了让孩子们生活的好一点，母亲让父亲外出做工，家里内外都靠母亲一双手操劳着。不管是炎热酷暑或是霜天雪地，母亲都在黎明的鸡叫声中开始她一天的劳作。这双勤劳的手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不停地劳作着，永不停歇。早上，为家人做好可口的饭菜，便急忙扛起锄头，消失在绿色的田野里；晚上，在灯下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在记忆中，母亲的生活里，没有“闲”这个字眼。地里的庄稼都种好了，母亲开始在家里忙活家务活。在缺吃少穿的年代，母亲用这双勤劳的双手把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让我在艰难的岁月里感受到了生活有滋有味。

如今这双手，变得粗糙、苍老，养大了自己的子女，又为子女的下一代开始操劳，真的很心疼这双操持了一辈子的手，真心地捧在手心里暖一暖，歇一歇。我捧住母亲的手，轻轻地为她修剪。母亲静静地看着，嘴里不时念叨几句，一脸满足的神态。望着母亲的手，仿佛有一种情感在注入我的灵魂，注入我的思想。

母亲曾经用这双手，一把屎一把尿地养育了我。她为自己的孩子浆洗缝补，做吃做穿，背负着沉重的家务。普通百姓家的活计，能做的她都做过了，能吃的苦她都尝到了。面对母亲的这双手，我不禁肃然起敬。

母亲的手，是一双普通农家妇女的劳作之手，是勤劳的手，也是一双为家人创造生活的手。

（作者系山东省寿光市文学爱好者）

母亲和炊烟

○胡巨勇

母亲
把乡村独有的意境
一点一点喂进灶膛
亲情炙热成
我心灵里的炊烟

思念炊烟
思念白发苍苍的母亲
母爱是恩
故乡是根

（作者系湖北省文学爱好者）

感　恩

○张彬

满园风雪
一地落叶
此时感恩之情浮动
人生的道路上感恩的人很多
但是我在默念一位师傅的名字
尽管师傅已去天国
不敢奢望再能聆听教诲
师徒俩曾行走在变电站内
听变压器运行的声音
看高压线上的积雪
中午在工地食堂就餐
师傅，您躬身为桥
挺身为梯，干工作就要争第一
多年后，徒弟的心中仍涌动感恩之情

在日常的工作交谈中
无数次野外宿住中
在人生的旅途中
师傅的真诚、关爱和率真
照亮了我人生的旅途
一言一行都是榜样
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和感动
你是一名普通的电网员工
你的精湛技艺让人赞叹
感恩节，感恩师傅的情谊
沿着师傅的美好前行
回报师傅的亲和好
不要相见、无需语言
愿师傅天国里安然

（作者单位：枣庄供电公司）

市中新报 生活需要

公益广告

我健身 我圆梦

中国梦

讲文明树新风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总编辑
褚洪波
副总编辑
王晓琛

本报地址：市中区图书馆院内　邮政编码：277101　摄影部邮箱：szxbsyb@126.com　本报以《枣庄日报》C版形式发行免费赠阅　印刷：枣庄日报印务中心